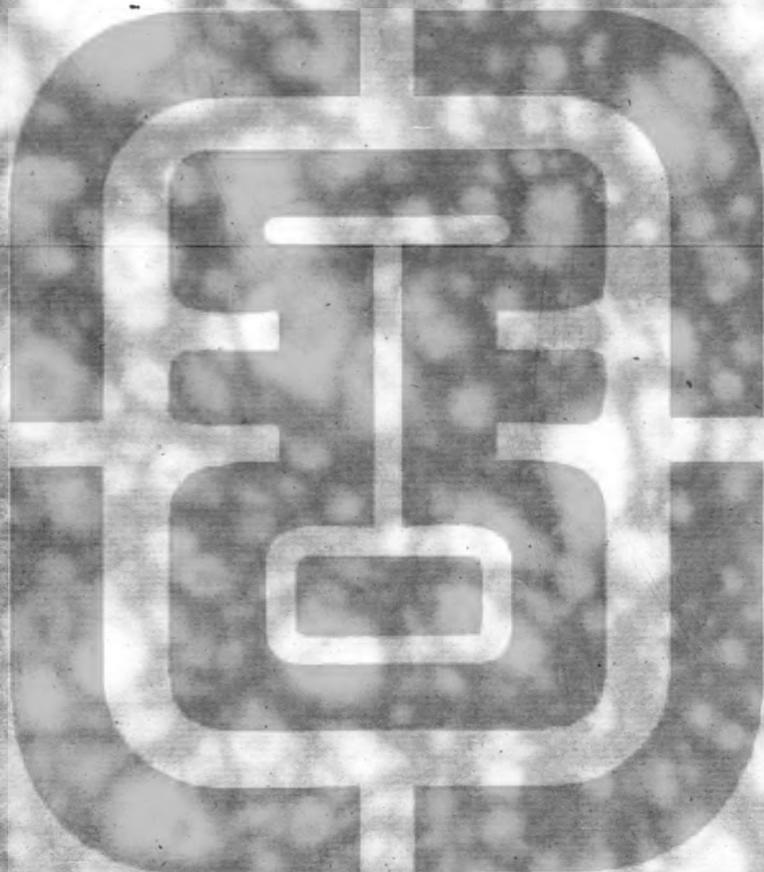


77-8



隋書

卷之三

列傳卷第四十二

隋書七十七

特進臣魏

徵

上

隱逸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  
 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  
 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  
 也洪崖北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  
 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  
 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違時矯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  
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  
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  
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  
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賢貞之操足以立懦  
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  
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叙其人列其行以備

隱逸篇云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鬚鬣喪父事母以孝聞母

曾歐吐疑為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  
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  
并府參軍事後母憂居喪骨立有妙適宋氏不勝哀而  
妃士謙服闋捨宅為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  
博覽群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守術召舉員外  
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士聞亦重其名將諷  
辭建權為國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  
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  
來卒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  
春秋一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誼亂嘗集士謙所益饌

魏書卷八十四  
李士謙傳  
士謙字子約  
趙郡平棘人  
年十二  
魏廣平王贊  
辟并府參軍  
事後母憂  
居喪骨立  
有妙適宋氏  
不勝哀而  
妃士謙服  
闋捨宅為  
伽藍脫身  
而出詣學  
請業研精  
不倦博覽  
群籍兼善  
天文術數  
齊吏部尚  
書守術召  
舉員外郎  
趙郡王叡  
舉德行皆  
稱疾不就  
士聞亦重  
其名將諷  
辭建權為  
國祭酒士  
謙知而固  
辭得免隋  
有天下畢  
志不仕自  
以少孤未  
嘗飲酒食  
肉口無殺  
害之言於  
於親賓來  
卒輒陳罇  
俎對之危  
坐終日不  
倦李氏宗  
黨豪盛每  
至春秋一  
社必高會  
極歡無不  
沉醉誼亂  
嘗集士謙  
所益饌



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一客  
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士謙喻之曰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豈喪豈非休咎之應  
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  
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  
矣至若鯨爲黃能杜宇爲鷓鴣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  
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大黃母爲鼃宣武爲鼈  
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祐前身李氏  
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  
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

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因  
世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爲詠  
懷詩輒毀弃其本不以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  
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贓重者  
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  
罪宜從肉刑則其一趾再犯者斷其石腕流刑則去右手  
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  
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適  
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  
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治體開皇八年終於家時

四百三十五  
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今李  
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立  
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  
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後所有賻贈一  
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  
其志哉於是散粟五百石以振窮乏

崔廓 子曠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  
貧而母賤由是不為邦族所齒初為里佐屢逢屈辱於是  
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

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為忘年之友每相往  
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為之作傳輸之秘府士  
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  
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  
有子曰曠曠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才開皇  
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授校書郎尋  
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  
入口者五日繼為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  
之第及河南為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主重之不  
已遺曠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

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切怪之  
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  
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涉  
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欲賢重士敬愛忘疲  
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  
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  
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  
賦池竹之檀栾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  
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臬  
盡意寧後繁辭續答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恒心靈自

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  
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  
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  
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道貴於東平文藝高於北  
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楮張華魏則騰聲鶴池播美望  
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濟燕南賚客河朔情遊本無意於希  
顏豈有心於慕蘭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  
篇披莊不過盈尺復况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  
揚盡弃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挾  
太山而超海比報德而非難埋崐崙以爲池匹酬恩而

反易勿屬周桐錫瑞唐永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  
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  
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黨預聞高論則不  
隕令名楊脩若切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  
奉啓以聞章得書發采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郎文  
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帥俄遷舍人及元德太  
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授起居舍人太業四年從駕汾陽  
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  
寸著大領衣冠憤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贖荅曰謹按  
漢文已前未有冠憤即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

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王爲形像長數  
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  
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練  
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贖曰何處有羊腸坂贖對曰  
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荅  
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  
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  
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  
基許善心衍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  
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贖之議也奉詔作東征

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  
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弑  
帝也引為著作郎稱疾不仕在路發疾卒於彭城時年六  
十九曠與洛陽元善河東柳詵太原王邵吳興姚察琅邪  
諸曷頴信都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談竟日所  
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  
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為煨燼

徐則

徐則東海郟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  
精於議論聲禮都邑則誌曰名者實之實吾其為實乎遂  
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緡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  
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裙陳太建時應召來憇於至真觀  
暮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  
冬洄寒不服綿絮大傳徐陵為之刊山立頌初在緡雲山  
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  
道也晉王諱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  
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  
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冲玄怡神虛  
白餐松餌木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  
鳳雖復歲名台岳猶且騰身只江淮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

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  
寒偃息茂林道體休念昔同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  
來儀潘邱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  
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帶責然  
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好望披雲則謂門人  
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於是遂  
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即辭以時日不使其後又中命  
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儀至于五更而死支體柔弱  
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翌日呈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  
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旅物處外檢行安身章褐蒲衣

餐松餌木棲隱靈壑四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  
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欲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  
亦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  
化反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  
有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但化猶憶于懷茲  
事所冀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樽餘衣詎藉墳  
龍但杖為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  
自江都至於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  
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  
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空方知其

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贈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貌全柳詵為之讚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贏我王遙屬爰感靈誠柱下暫啓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迹曷用據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楊王遠知等亦行辟穀以松水自給皆為煬帝所重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瑒開皇中為涇水令以清正聞有書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經史

禮其周易詩書春秋三傳並皆通習每於鄭玄注解以為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儒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範之徒並推尊於博學之尊位文詡時遊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翕然成其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其疑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辨說無不唯其所擇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彦皆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暉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乘馬步進意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歸舊園為業州郡頗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

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  
盜因感悔奔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  
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為遠近所悉鄰家築墻心有不直  
文詡因毀舊墻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治痼  
文詡令禁之遂為其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  
文詡遂遠之因為其隱謂妻子曰吾唯風眩落坑所發者  
掩人之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恤輒辭不受  
每閑居無事則長歎曰老耨耨而將至恐將無益於  
以如擊几時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實  
年四十鄉人為立碑頌號曰張先生。史臣曰古之所謂  
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  
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敏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  
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纓冕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  
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  
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乎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  
愠徐則志在沉冥不可親踈莫能貴賤皆抱樸之士矣崔  
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  
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列傳第四十三

隋書七十八

特進臣魏徵上

藝術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鑿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滯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行著則師曠師鞅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

三十九十一  
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鑿則文摯高鵠李咸華陀其巧  
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者仰觀俯察探  
賸索隱咸詣幽微思侔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絕技或弘道  
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涉  
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  
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災惑民心遂令時俗妖訛不  
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言然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  
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春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  
其迂誕非徒以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或  
目祖述故亦採其尤著者刻為藝術篇云

庾季才 子質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  
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梁處士與  
宗人易齊名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  
二通周易好占爻象居喪以孝聞梁廬陵王績辟荊州主  
簿湘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  
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元帝曰漢司馬遷  
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不無前例卿何憚焉帝亦  
頗明星曆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何  
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

鎮荆陝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虜止失荆湘在  
於社稷可得無慮必又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後與  
吏部尚書宗慄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周太  
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每有征討恒預侍從  
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并奴婢牛羊什物等謂季才曰卿是  
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絕卿南望之心宜盡誠事  
我當以富貴相答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  
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  
克襄陽先昭異度晉平建業曷得士衡伐國求賢之道也  
今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為賤隸鄙人羈旅不

敢獻言誠切哀之故贖購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  
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  
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其後大冢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此日天  
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頃  
上旨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  
期滿而受旦奭之美子孫蕃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  
復所知護沈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  
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漸疎不復  
別見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自臨檢有假託符命

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戮唯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  
宜及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微曰庾季才至誠謹愨甚  
得人臣之禮因賜粟三百石帛二百段遷太史中大夫詔  
撰靈臺祕苑加上儀同封臨穎伯邑六百戶宣帝嗣位加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及高祖為丞相  
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大時人事卿以  
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  
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為箕穎之事乎高祖默然  
久之因舉首曰吾人嘗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  
十匹季才曰鬼公此意宜善為思之大定元年正月

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於國城之上俗  
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兩皇王不能無  
氣而立今壬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  
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  
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  
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  
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祖以二月甲  
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二月甲  
子宮怨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  
將遷都夜與高頻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

玄象術祭圖記龜兆久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  
 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  
 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高  
 祖愕然謂禎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三百段馬  
 兩匹進爵為公謂李才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  
 令李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上謂李才曰天地祕  
 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或致差舛朕不與外人干預此事  
 故使公父子共為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  
 年出為均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李才術藝精  
 通有詔還委舊

年老頗表去職每降優旨不許會

張胃名曆行及袁充言曰景長上以問李才李才因言充  
 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使人就家  
 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李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  
 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琊王褒彭城劉毅  
 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為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  
 警之徒雖為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  
 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唐質字行脩少而明敏早有志尚八歲誦梁世祖玄覽言  
 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詔室開皇元年除奉朝  
 請歷鄆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

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為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帝親車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為剋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剋功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摠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音道兼行出其不意軍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役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兵乘糜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剋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今者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怨苦冀其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也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畢力歸農三

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然後巡省於事為且陛下思之  
帝不悅質辭太不從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鉗質詣行在所  
至東都詔令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  
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上屬義寧初為太史令時有  
盧太翼狀詢並以星曆知名

### 盧太翼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  
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閑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群書  
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筭曆之術隱於白鹿山  
數年徙居林慮山茱萸嶺請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

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  
然絕世以為神仙可致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  
必不為爾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  
廢坐法宮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為官奴久之乃釋其

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  
太翼固諫不納至于再三太翼曰臣愚豈敢飾詞但恐是  
行變興不及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  
宮寢疾臨崩謂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  
嘗不中吾來自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及煬帝即  
位漢王諒反帝以問之荅曰上稽玄象下參人事何所能

為未幾諫果敗帝常從容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  
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為盧氏太業九年從  
駕至遼東太翼言於帝曰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玄感反  
書聞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  
關諸秘密世莫得聞後數載卒於雒陽

耿詢

耿詢字敦信丹楊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之世  
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遂與諸越  
相絕皆得其歡心會郡俚反叛推詢為主柱國王世積討  
禽禽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為家奴久之見其

一謝門小南  
安味門  
四州林

故入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筭術詢意  
進滿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曆室中使智寶推  
天時合如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為官奴於大  
史為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德當歸高  
稠言於高祖曰耿詢之巧思若有神臣誠為朝廷惜之上  
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歌  
器帝善之放為良民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  
征詢上書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  
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為中以詢守太史  
丞字文化及紘通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

卷之二十一

盧  
至  
卷  
面

察夫文字文必敗季氏當其知所歸矣詢欲去之為化  
不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韋鼎

無四單二

必單一

高祖玄隱於商山因而歸宋

數深開府儀同三司父正黃門侍郎鼎少氣悅博涉經

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住樂遊家湖東主法曲公建德

歲永漿不入口者五日京毀道僧始將滅性服藥為

二上簿京之亂鼎將歸京於京城鼎負屍出寄于中

求相無所得鼎哀窮困見江中有物流一鼎

日十為其老健兒身新棺也因以之為棺

所感疾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為曹霸歷太尉掾太司馬

從事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

擊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

孫因為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

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

侍郎俄遷司農卿司徒右長史貞威將軍領安右晉安王

長史行府國事轉廷尉卿大建中為聘周主使加散騎常

侍尋為秘書監宣遠將軍轉臨海王長史行吳興郡事入

為太府卿至德初鼎盡節貧田宅寫居僧寺交人大臣卿



開台卷謝賦身

新記  
德日

山傳四二二  
壽七三

廿二

王身金太

臨甲書要

王身金太

臨甲書要

少年書

書

少年書

書

毛彪問其故蒼曰江東主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尋長安期  
 運將及故破產耳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相遇鼎謂高  
 祖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忠非羣賢所逮也  
 不父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咸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公相  
 甚厚上每與公王宴賞鼎恒預焉高祖嘗從容謂之曰韋  
 世康與公相去遠近鼎對曰臣宗族分派南北孤絕自至  
 以來未嘗訪問帝曰公百世卿族何得爾也乃命官給酒  
 肴遣世康與鼎還桂陵樂飲十餘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  
 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作韋氏譜七卷時蘭陵公主嘗上

為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於鼎鼎曰  
 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  
 遂以主降述上文問鼎諸兒誰得嗣答曰至尊皇后所最  
 愛者即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聞皇  
 十二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  
 外脩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  
 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謀議逗留其人驚懼即自  
 首伏又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  
 亡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  
 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妾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

寶茲而殺非也乃某寺僧僧該妻盜物令奴殺之賊在其處  
即放此客遣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不言咸稱其  
有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京以年老多病累加優賜項之卒  
年七十九

來和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大冢宰  
宇文護引之左右由是出入公卿之門初為夏官府下士  
累遷少卜上士賜爵安泰安泰鄉男遷綴伯下大夫進封涇水  
縣男高祖微時來詣和和待人去謂高祖曰公當王在  
四海及為丞相拜儀同紅綬受禪進爵為子開皇末

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

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  
事所及臣無勞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慙

得書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公嘗榮定

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  
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

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錄何如臣報武  
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陣無不破臣

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

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  
是物臣人無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衆二  
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無從  
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有付屬未幾遂  
封百餘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  
十頃和同郡韓則嘗請和相和謂之曰後四五當得大官  
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  
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大官稔也和言多此  
類者相經四十卷道士和實隸字順應門人董子華此三  
人當高祖龍潛時並私謂高祖曰公當為天之善自愛及  
踐所以賓為華州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 蕭吉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  
尤精陰陽筭術江陵陷遂歸于周為儀同宣帝時吉以朝  
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  
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沉浮又與楊  
素不協由是擯落於世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  
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為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  
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  
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

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王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  
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是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  
建景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  
首此德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之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之卯  
是行年與歲合德而佳是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  
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法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  
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喜是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  
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  
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  
命為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

其祚日強來歲年命納音俱用曆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  
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  
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  
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自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  
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  
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為太子言東宮多鬼魘  
鼠妖數見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位有迴  
風從良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之風出宮  
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為四門置五帝坐于時至寒  
有蝦蟇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座還從人門而出行數

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給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  
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  
令吉卜擇葬所吉歷葬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  
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為葬豈不  
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  
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  
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身圓五六百步從地屬  
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  
校部伍其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  
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  
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瘞吉復奏上曰至  
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按陰陽書不得  
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遺字又左率深  
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志也今卜山陵  
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  
太子御天下令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  
政隋基下平當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給云卜年二千者  
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三十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  
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  
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

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  
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  
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及族滅帝彌信  
之後歲餘卒官者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  
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  
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世時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  
俱以陰陽術數知名

###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  
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

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  
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者賣京  
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爲分析爻  
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  
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  
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帟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  
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  
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爲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  
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  
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

不然者揚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  
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揚素有隙及素卒并  
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  
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塗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  
不違爲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  
作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  
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  
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  
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  
上竒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  
言修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  
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爲天然獨  
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 臨孝恭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筭術高祖甚親遇之每言災祥  
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官至上儀同著歌器圖  
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遯甲月令十卷元  
辰經十卷元辰厄一百九卷自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  
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  
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

劉祐滎陽人也開皇初爲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  
合如符契高祖甚親之初與張賓劉暉馬顯定曆後奉詔撰  
兵書十卷名曰金鑑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  
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  
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曆志十一卷歸正易  
十卷並行於世

張胄玄

張胄玄勃海脩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爽  
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  
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  
步其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  
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胄  
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  
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  
日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落下閔改顛項曆作太  
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  
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悅漸  
見親用胄玄所爲曆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其一宋禘之  
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文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却差一度至梁盧樹曆法嫌冲之所差太多因以百八十  
六年冬至移一度宵亥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追檢古注所  
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為度法交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  
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  
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曆有陰陽  
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之數當時術者  
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其能考主宵亥以為加時先後  
逐氣參差就月日盈虧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  
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  
則月逐日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為損益之

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行  
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二百八十三  
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也其二自右諸  
曆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  
食不食猶未能明曹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  
二十七度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二  
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經黃  
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即為當食若月  
行內道則在黃道之比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  
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

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食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  
七事其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准  
曹玄推之各得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  
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兩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  
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爲定見諸星  
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  
人不能原其意首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  
爲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曹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  
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見在兩水  
氣者應已而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

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四星者亦相隨見其王古曆  
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  
曹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至  
差八十餘日留廻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初  
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  
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  
四古歷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曹玄積候知  
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  
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曆加  
時朔望同術曹玄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

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即爲食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食既其應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曹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食乃既自此已後更遠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爲詳密其七古曆二分晝夜皆等曹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曹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官

### 許智藏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誠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爲散騎侍郎及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召之後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癩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

上奇其妙賚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詢訪或以舉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于家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父奭仕梁太常丞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坦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 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于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韻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罌罍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然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上從之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

聲 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已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就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所爲可以行矣寶常然之遂如其言以卷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四夷之樂非中國所宜行也其事

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泣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飢餒無人贍遺竟餓而死將死也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之開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賈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世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爲神時有樂人王令

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  
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  
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對  
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  
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者君也  
吾所以知之帝被殺於江都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行亦  
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博利時俗行非其義則外悔  
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韋來之骨法氣色庾  
張之推步盈虛雖落下高崇許負朱建不能尚也伯醜龜  
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差辰象之度寶常聲律動  
應宮商之和雖不足遠擬古人皆一時之妙也許氏之運  
鍼石世載可稱蕭吉之言陰陽近於誣誕矣

三



三

